



春淼
◎ 吴有涛

也说“冬日摸鱼”

◎钱广裕

我的老家,是在市郊西北片的圩塘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水净鱼跃,一年四季都有鱼取,网、钓、捕、戳,方法多种,特别是冬季,沟河水冷,不时遇上封冻,特殊天气,便要采取特殊办法。例如,捂“鱼痞子”,车水起沟,用网耖,用澡盆摸,用拖网拉,河面不冻放“老丫(鸬鹚)”等等,特别是用澡盆下河摸,摸鱼人那种不畏寒冷的架势,令人佩服。像我曾经熟悉的邻家陆松伯、小生叔、徐半夜、川哥、三哥,连同我的老岳父都是冬季下河摸鱼的高手。

20世纪60年代前,我们那里还没流行皮衣裳,即用汽车内胎改

制的摸鱼专用服。摸鱼人的专用工具仅是家中的洗澡木盆,盆中铺上稻草,盆口上搁块木板;摸鱼人的着装也很简单,上身套件无袖棉袄,稻草绳一捆,下身着一条夹裤,脚蹬旧胶鞋或草鞋,只要保温就行,大口喝一碗米酒便撑盆于河面。当然,摸鱼人也不会无的放矢,得做好摸前准备。一开始,凭自己经验选择有鱼的沟河,水深草多的才是最佳选择,当然也是结冰不厚的水面。首先,只见他挥篙破冰拍打一阵,把鱼挠吓到躲进河坎的草丛或浮泥之中,然后伏在盆中的木板上,向河坎靠拢,张开双臂在水中用双手揩动,只要碰上鱼

身,便先按住头才能抓住。要是运气好,摸到一个洞穴,便能逮住数条各类鱼种,如鲫鱼、鳊鱼、昂刺、红眼儿鱼、虎头鲨,甚至偌大的黑鱼等等,这才是个“吃鱼不如取鱼乐”的滋味。难怪摸鱼人不管多冷,一次下河总要摸个十斤八斤的,既给自家带来经济补助,又给他人送去享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有的摸鱼人才有了下水的橡皮服,鱼篓一背,乡邻们戏称“摸鱼胡儿”。

如今,随着农村城镇化迅猛发展,市郊的那片圩塘村已经消失,那种原始的取鱼办法也难得一见,只能把它当作一种“乡愁”留在记忆之中。

快乐的拾海人

◎陈汉忠

“拾海去啰!”“张姐,退潮了!”“刘哥,快点呀!”天还没亮,楼道里就响起了邀约的声音。接着就是一阵趑趄沓沓的脚步声伴随着铁铲子撞击的叮当声……在海南文昌高隆湾小区,早晨常能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高隆湾是海南岛东海岸北部一个美丽的海湾,东倚清澜半岛,西傍南海渔村,呈月牙形的蓝色海岸线上,一溜排列着大大小小十余个小区,居住着一大群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方的“候鸟”老人。

浩瀚无垠的大海,洁白松软的沙滩,温暖舒适的气候,让“候鸟们”心情大好。于是,大海退潮后的拾海成了他们最快乐的事了。拾海的老人们三五成群,或六七八人结伴而行。光着脚,卷着裤腿,手持小铲子,背着或拎着塑料篓子,披着晨雾,哼着小曲,兴冲冲地往海边赶。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退潮的沙滩上,白沙如茵,喧闹了一夜的海水似乎平静了。几只小青蟹探着脑袋,两颗小眼睛转动着,又一溜烟似的钻进沙洞中。一股海水轻轻涌过,沙洞立刻被填得无影无踪。

海风习习,波涛轻柔,拾海的老哥老姐们在沙滩上一字排开,齐头并进,让我想起了江浙地带拾棉花的阵势。可不一会儿,他们的队形就乱了,徜徉在浅水边的张姐发现了一只海螺,她一把抓在手中,情不

自禁地喊了起来“海螺,海螺”。旁边的一个老妹立即奔了过去,“我看看,好大呀……”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这时候,叼着烟的刘哥在一块礁石旁捞到一条被撞昏的小鱼,脸上也露出得意之色。落在最后面的刘大妈用铁铲挖着松软的沙子,追捕一只钻进沙洞的青蟹,光洁的沙滩被她搅得乱七八糟……

拾海人欢乐的笑声,给寂寞了一夜的海滩带来了生机。老人们拾海只是打发时间,图个开心而已。他们不在乎收获是否丰盛,也不拘泥于某个区域,今天在清澜半岛,明天则跑到逸龙湾栈桥,后天则跑到好几里外的南海渔村,甚至远征二十多公里外的冯家湾。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说那儿螺贝多、蟹儿壮,且鲜有拾海人。于是一行九人,动用两辆汽车,凌晨四点开赴冯家湾。一番征战,至午方归。虽说“战果”颇为丰盛。但各种开销加起来,都在高隆湾著名的海鲜大排档“嘍”一顿。不过这不要紧,要紧的是大家忙得开心,玩得痛快。

在高隆湾海边,我还时常遇见当地的资深拾海人。大约是个农历月半的早上,因为潮汐的关系,平时宽阔的海滩变窄了,海水也有点浑浊。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位头戴斗笠,身背竹篓的中年女性,她手持一根短竿,在浅水中缓缓前行。海水此起彼伏地淹过她的脚面,又恋恋不舍地退了回去。她时而将手中的

竹竿在浅水中指指点点,不时又扬起竹竿,往后一甩,似乎有贝螺之类的被她收入囊中。突然,起伏的浅水中,一只青壳螃蟹钻进一个洞中,只见她一扬手,竹竿尖端插入沙中,蹲下手一抠,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乖乖就擒。原来,她这看似随手一戳,却是堵住了钻入洞中螃蟹的退路。我暗暗佩服她眼光的敏锐和动作的娴熟。闲谈中得知,她是附近的村民,拾海是她们祖祖辈辈的生活习俗。过去是为了弥补生活的贫困。如今闲暇之际,出来拾海,既是生活习惯,又是人生乐趣。当我夸她拾海技巧高超时,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她说她的奶奶曾是村里出了名的拾海高手,最多时,一个上午能背回十多斤海鲜。只是后来这一带被污染了,海水一度飘出异味,鱼虾贝类也越来越少了。好在近年政府实施雨污分流,污水排海得到了遏制。这不,现在的高隆湾海水又蓝了,拾海的人也多了起来。

我举目远眺,远处的东郊椰林椰风浩荡,海水不知什么时候渐渐退了下去,洁净光滑的海滩上游人如织,其中也不乏资深的和业余的老老小小的拾海人,交织成了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呵,美丽的海湾,欢乐的笑脸,椰风飘香,波涛海韵,无论是久居于此的海南人,还是操着各种口音的“候鸟们”,辽阔的南海,蓝色的疆域,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紫琅诗会

春季(组诗)

◎蔡小卫

春分

玄鸟是燕子的另一个姓名
春分到,玄鸟至
返回巢穴,巢穴是父亲的肩头
年复一年
肩上的温热,摇晃着他的牵挂
燕子啊
父亲用铁皮板托起你的家
家里家外的富贵词是他吟诵的
别总打量春分的惊喜
快唱出来吧
让这曲儿的吉祥
飞出屋檐,飞向上空
上空,翻转着云团
古老的树林
以苍绿的枝条答谢春意
哦,曾因新生而痛悻
且把须臾的欢乐
停留在别离的前夕
“命里有时终须有”
一种力量在指引
追着闪电,追着光
太阳一半,月亮一半
不让,不争

清明

细雨渐渐蒙上村庄
要是阳光和爱念
不能为地平线下的人们
打破夜晚
嘘!请勿恸哭
怎能让灵魂踟蹰不前
清明三候,雨后天虹开始献舞
少女簪下七彩光谱
织成薄衫,远赴山那边
可上帝造爱忘却造回应
她捧着桐花,舍弃薄衫
焚祭自己,爱情是火坛
是刀斧难以消灭的心事
天地间不再有路和方向
将虹放入云彩
与有血肉之物立约
道一声:圆满
身体化成一道彩虹
飞向绝远

谷雨

谷子像雨一样下着
乡亲们填饱肚子,掸去身子的旧痕
这是仓颉要过来的谷子
雨是下给农家的雨
浮萍在雨中丰沛,思量着生根
绿色的披肩,浅黄内搭
是等待少年郎的衣裳
脱去羞涩,听凭谷雨濡湿双眼
曲折蛇行,她要赶上少年
靠一靠他的胸膛
鸡冠鸟学会村里的方言
念着求爱信
在田埂上游荡
他脚力出色,两翅煽动
一起一伏,身后留下波浪
在仓颉的领地,舞动诗行
把春季撑满

岁月流金

走马天下